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纸 人

殷健灵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王泉根 主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人 / 殷健灵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4.6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ISBN 978-7-5110-1864-9

I. ①纸…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7939 号

书 名: 纸 人
作 者: 殷健灵

总 策 划: 俞晓群
丛书策划: 李忠孝 梅 杰
责任编辑: 梅 杰 房 蓉 边海玲
责任印制: 王瑞松 邵卜硕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插图: 李海燕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 开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印 张: 6.375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4000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864-9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高洪波 王泉根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唐·孟浩然)现代中国文学已有百年历史，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也有百年历史。百年文学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精神领域的“胜迹”，引领我辈“登临”其上，一览文学“江山”的无限风光。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百年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走向世界，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已经十分必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聚焦与重视，持续升温的“中国热”、“东方热”、“汉学热”，正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越来越显出其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在每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版权输出，都是其中的重头戏；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多批次的作家访问团，以文学的名义到世界各地交流文学；中国的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类型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讨会，同时派出教

授、专家出去访学；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所有这一切，都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作为关键词，其中也包括中国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深深植根于由甲骨文字传承下来的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远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太古先民的神话图腾，承续秦汉以来农耕文明色彩斑斓的民间童话、童谣宝库，进入近现代，又以开放兼容的胸襟，吸纳以欧美为典型的外国儿童文学新元素、新样式，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从上个世纪初叶开始，经过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丰子恺（第一代）、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第二代）、任溶溶、任大霖、洪汛涛、葛翠琳、孙幼军、金波（第三代）、葛冰、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黄蓓佳（第四代）、杨红樱、汤素兰、薛涛（第五代）等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艰苦努力和智慧创造，今日中国儿童文学已蔚为大观，气象万千。

今日中国，以每年出版6亿册童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8万多种、年销售额80多亿元人民币的骄人业绩，铸就了儿童读物出版大国的地位。这里面，儿童文学读物是其中的主要产品。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如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10年间印刷了130次；杨红樱的校园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北京的《儿童文学》杂志，月发行量高达110万册，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刊物。可以肯定地说，

现在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黄金时期”，中国正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纸媒图书，现在更有网络、电子书、音像、视频等多种形式。新世纪以来，各地开展的以儿童文学阅读为中心的“儿童阅读运动”方兴未艾，包括经典阅读、早期阅读、亲子阅读、分级阅读、班级阅读、图画书阅读以及“书香校园”建设等多种儿童文学传播途径与方法，使儿童文学真正走进亿万儿童的精神世界（中国现有3.67亿未成年人），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选择、接受文学的途径和需要，使他们享受到了阅读的自由和快乐。

二

开放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别具特色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染中国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编、出版、推广集合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当今中国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与可能。本丛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无疑有着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首先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意义。

认识今日中国，当然既可以通过长城、故宫、兵马俑，通过京

剧、武术、大熊猫，也可以通过鸟巢、水立方、三峡大坝，通过两弹一星、高速铁路、载人飞船。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通过深刻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心理的中国文学；而要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儿童文学蕴含着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和价值期待。因而通过阅读当今中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既可以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他们的理想、追求、梦幻、情感与生存现状；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出今日中国对民族下一代的要求、期待和愿景，今日中国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对养成民族下一代人性基础的影响、濡染和意义。鲁迅说：“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阅读今日中国的儿童文学，自然可以折光地看出将来中国的趋势。

其次是世界儿童彼此打量、熟悉、牵手的意义。

童心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基于“共通性的语言”的写作。因之，儿童文学既是全球视野的，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儿童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们，正是在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里，一起享受到了童年的快乐、梦想与自由。中国孩子通过阅读古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汤姆·索亚

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哈利·波特》……认识了五洲四海不同地域文化的神秘、丰富和美丽；同样，世界各地的儿童，如果能有机会阅读中国的儿童文学，也一样能够认识和感受到古老中国的青春、深厚和美丽。这一套《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无疑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打开了一道认识中国儿童文学的七彩之门，勾勒出了一条通往中国儿童精神天地的发现之路。

再次是世界各国儿童文学互相理解、认识、交流的意义，同时也为国内外比较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作品范本。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体现出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审美追求与时代规范，以审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滋润感染了数代中国孩子，成为他们在“多梦的年代”、“多思的年代”最好的精神伴侣、精神钙质与精神食粮。与此同时，各国儿童文学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路径，但也有相当的一致性，毕竟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而儿童问题最能显现出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与基本倾向。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战争与和平，生态环境恶化与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拯救，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与素质教育，高科技带给人类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等，不但是世界文学也是世界儿童文学所共同面临和所需要共同表现的当代性主题。中国儿童文学同样也把这些当代性的世界文学主题作为自己重要的表现内容，这在战争题材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

大自然文学中，都有充分的刻绘。

美国著名童话作家I.B.辛格认为：今天“虽然成人文学没落了，但儿童文学仍旧在为文学的传统、家庭的信念以及人性和伦理在苦苦做些许的保存”。坚守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美学理念，通过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愉悦来陶冶和优化儿童的精神生命世界，形成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塑造民族未来性格，这是中国儿童文学根本的审美追求与价值期待，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能够走向世界、走进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精神领域的基础和前提。

三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虽然通过一些途径，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也有的作家作品还被欧洲著名出版公司签约版权，行销多国。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能够真正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的还不多，进入国际市场的份额还非常小，走出去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即使被翻译出去，也是以单个作家作品的分散形式。因而世界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往往是“一知半解”、“一叶障目”，有时甚至是“一孔不达”。

正是有鉴于此，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央级的以对外出版中国儿童读物为立社使命的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依托今日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大作品优势，调动儿童文学创作界、理论界、出版界的多种

资源，以及中国翻译协会（中国外文局主办，徐迟、杨宪益、叶君健、萧乾、冯亦代、戴乃迭、爱泼斯坦、沙博理等译界大师都曾长期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专业翻译家优势，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统领，并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大力配合下，高品质地选编、出版集合了当今中国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这既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向海外推介中国儿童文学，同时也承续了海豚出版社六十年以推介中国儿童读物为己任的外宣传统。

以“海豚”这一充满神奇魅力的海洋生物作为社名，这本身就有“海纳百川、气吞海天”的文化象征意义。海豚出版社的前身系外文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海豚出版社曾以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三种不同社名，向国际市场出版了数千种外文版儿童读物，其中就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例如叶圣陶、丰子恺、张天翼、严文井、圣野、孙幼军等前辈作家作品，曾以八种语言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向世界各国发行。今天，《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又由海豚出版社担纲出版，这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之幸！

本丛书锁定的出版品质是：入选的作家作品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能够用“共通性的语

言”写作，一方面是基于童心的写作，另一方面是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真实反映正面的中国形象、价值观，反映当今中国儿童的生活状态、生命状态，贴近儿童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具有普世性与真善美，坚守儿童文学的价值理念，为未来一代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为了真实呈现入选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艺术个性，本丛书均由作家自选作品，将其最优质的形象思维成果，贡献给中外少年儿童。

相信《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在深受中国孩子喜爱的同时，通过海豚出版社的精编、精印与海外传播渠道，也必能为不同肤色的外国孩子所欢迎。童心无界，文学有情。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正当其时，优秀作品必然能超越时空、惠泽四海！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高洪波文集》（八卷本）。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自序

活在成长的年代

一天一天，我们长大，我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小的时候，我站在寂寞的大街上看路上的风景，像所有懵懂和快乐的孩子一样。因为懵懂，所以快乐。我们在许多目光织成的网里成长，是受宠的孩子。可是，生命早已设下诡异的谜，很多人看不到它，很多人走过了长长的一段，回首时，方知它幻化的面目和深不可测的诱惑。那时候，有谁牵你的小手在阴雨后的街徜徉？有谁为你打开挂在街巷深处的窗？我只知道，我们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音韵依旧的歌，总是有后来的孩子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 题记

很喜欢一首歌《白衣飘飘的年代》，那首歌里唱道：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锁上了门再无人相问／……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

已不在风里面 / 你还在怀念 / 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 / 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我想，我一直是在纪念我的那个白衣胜雪的年代。我也一直相信一种冥冥中的缘：我写作是为了将自己留在一个清澈的年代，并且在那些年轻的芸芸众生中寻找潜在的同类。那些属于过去的情感和迷惘曾经触动我，又通过我的笔触动别的孩子。这样的共鸣犹如清风拂过我的指尖，又悄悄拨动了遥远的另一端的琴弦。

我们都在这个有些滑稽、有些让人绝望的世界上行色匆匆，我们的四周不再是充满才思和风情。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当它渐渐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亮泽的目光该用什么样的声音来抚慰？我想，我是找到了我需要的那种声音。我感激有“少年文学”这样一种文体样式的存在，当我沉浸其中，所有的悲伤和困顿都像夜的暗影被晨光驱散，整个心被柔软的光明浸透。真想永远地停留在那里。

在我刚刚学会拿起笔抒写自己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是一种本能的歌唱。似乎是想挽留什么，似乎是想追忆什么，写着写着，让自己快乐，也让自己难过。我回望自己并不太远的少女时代的背影，沉浸并且咀嚼。

我曾经是一个公认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乖女生，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看好我的未来。任何出轨的举动在我身上发生的可能性是零。即使是在让很多大人头痛的青春期的时候，我的父母也从

未为我操过一点心。顺顺当当地走过来，工作了，我当了一份生活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有时，我厌倦我的工作，因为它让我接触到生活最最庸常最最世俗的一面，那是和我的生活取向相悖的。尽管如此，我大概还算一个很称职的编辑、一个很敬业的记者。有时，我要感谢我的这份工作促使我思考一些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的工作和采访对象大部分是女性，她们中有出奇的优秀的，也有俗常的。和她们交谈和交往，我渐渐悟到，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如果将它比作一幅画卷的话，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她们的少女时代是画上最最浓重的一抹色彩的，几乎奠定了整幅画的基调。我总是觉得，如果做女人，就应该是美的，由内而外的美，而少女是上天对整个人类最优美的赐予，这个阶段的女孩是鲜活的、天籁的、纯美的、真挚的……没有一个少女有理由辜负上天给予的生命的馈赠。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我会是什么样的？我曾经不止一次自问——我会更张扬天性；我会勇敢地表达我需要爱；我会剔除束缚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我会问我想问的看我想看的说我想说的，痛痛快快地道出困惑无望和失落……我知道，自己曾是那样的封闭压抑，尽管那时的我看上去常常充满阳光面带微笑。我还知道，现在正成长的少女也像我当年那样徘徊着，有时她们未必知道，有时她们知道了却不懂得自救。我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但是我和她们一样拥有过青春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灵犀相通。我并不想承担什么使命，只是想表达深藏在心底的对生命的挚

爱，而所能采用的方式，也许只有诉诸文字了。

或许可以这样说，青春期的大部分苦闷都来自心理上性意识的觉醒。它就像少年成长中的“成长仪式”，更像少年生命中的“第二次诞生”。以往，我们常常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少男，却往往忽略了少女在这方面的难言之隐。和少男相比，青春期带给少女的变化，其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微妙、隐蔽。它更多的投射到心理活动上，是一种情感的隐秘渴望、一种在梦想世界里的精神巡游、一种有趣曲折的情绪游戏。这样的心理活动，有时是美好的，有时却是痛苦的、难以自拔的。那些对爱的渴望，未必都会倾注到异性的身上，也有可能同样地倾注到同性的年长者身上（心理学上称之为“恋慕年长者期”）。而她们对爱的渴望的表现形式有时也是不合逻辑、未可理喻的。在她们的前面摆着那么多难解的谜，包括对她们自己以及对她们自己的身体。

我写关于少女心理的小说是从对自己的内视开始的。起初是以散文的形式，我想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了。当年一些微妙的心情、隐蔽的心绪、深藏的记忆，一一翻检出来，晒晒今天的太阳。我想我是真诚的。那些散文赢得了无数今天少女的青睐，她们给我写信、倾诉，这让我有些意外，她们告诉我：她们和我一样。她们让我确信：生命、爱和情感都是永恒的，它们不因时代的更替而变更。在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今天的孩子比我们过去更不容易。他们要忍受更大的心理压力，面对更纷繁的诱惑。对敏感的孩子

子来说，假如没有舒解的渠道，那痛苦和压抑便是加了一倍的。

后来，当我需要更丰满、更立体地表达我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散文的样式就显得有些单薄了，于是就借助于小说。我想写和别人不完全一样的小说。我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今日孩子的生活，因为我的阅历我的年龄我的心态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投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即使写，那也是一种有距离的观望，是浅表的描摹。我的作品断然做不到像他们同时代的《花季雨季》那样获得认同和共鸣。我们这些成人作家所能做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直抵他们身心的对生命本质的探寻，是撼动自己也能撼动别人的真诚表述。

断断续续地写了关于少女心理的几个中篇，准确地说，是关于少女性心理和青春期的轻微萌动的。我采用的是一种谨慎的、适可而止的姿态。但在有了那些叙述之后，却有了一种如鲠在喉欲吐不能的感觉。我承认，在少儿文学领域里，的确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可以”和“不恰当”。这样那样的“禁区”让成人写作者在写作时不自觉地畏首畏尾、避重就轻。当你面对一个特定的读者群，当叙述面向的意识在你的头脑里过分清晰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它们便化作了一条捆缚你的无形绳索，甚至可能放弃一些完全可以写得好的题材。

我读研究生的导师梅子涵先生适时地点拨我，他建议我将焦距瞄准少女青春期的成长和苦痛，写一个细致的大东西。在此前，我曾经主持过一段时间青春心理热线，我发现，如今成长中的少女羈

绊重重。有一个怪异的求询少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没能解决的问题，还是另一位心理专家释开了她的心结，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因幼年时的性创伤养成自慰习惯，并强烈自责。她瞒着家人四处求询，但几乎没人能彻底治愈她。（她后来成了《纸人》中秋子的原型）我想到自己成长中对身体对性的无知和懵懂；想到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女生过早地告别少女时代，成为一个粗俗男人的女人；想到我的父母和师长对性教育方面的讳莫如深；想到现在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诱惑……渐渐地，头脑中有了《纸人》的雏形。

那个年龄的孩子在青春的河里畅游或者挣扎，不小心就可能在河里溺水，他们多么需要一个引渡者啊。就像《纸人》里的苏了了拥有丹妮，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丹妮，以梦想和勇气为桨，顺利划向河的彼岸。

我慢慢清楚了，自己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纸人》的主题其实就是女孩子的“性”。而这个主题在儿童文学里始终是一个雷区。

1980年，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曾经在一篇得奖演说中提出了一个疑问：“从根本上来说，我反对为了孩子而存在的一种特别的文学的说法……据我们的经验，孩子原则上丝毫不关心的主题，或是孩子完全不理解的主题，是不存在的。问题是你如何用心、用头脑来叙述那个主题。”我尤其赞同他的后半段话。女孩的“性”不是不能写，关键是掌握好叙述的面向和如何叙述。正